

後漢書



漢書門類			
五	五	八	九
二	三	二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五	八	五
三	二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585	
冊數	20 ( 9 )		
函號	279	64	

自三十九  
至四十二

九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

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

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

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存器而亡本樂之道也道失也言盛飾鐘儀之器而

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旨器已和聲樂之成也崇養已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為修已已

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已義養

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水菽之薄干祿已

求養者是已恥祿親也于不道謂不以道存誠已盡行孝積而祿厚者

此能已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已孝行稱南陽人張奉



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召義守令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

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召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迺為親屈也斯蓋所

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召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

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已至季聞及父娶後

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

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迺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召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召壽終若二子者推

至誠召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召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召

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於

為自此以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莽時為郡

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召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



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  
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  
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  
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  
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尹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呂飲之後數日萌  
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呂郡職上嘗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  
長全椒縣屬九江郡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呂得所不知所問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  
呂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不及瑛邪王望東萊王

扶曰臣竊見瑛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  
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  
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  
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郁恁等恁字君  
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呂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  
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  
因呂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短褐事畢上  
言帝呂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呂為望之專  
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及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呂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  
日之禮謂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以乘堙而闢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及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王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已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

育之旨帝加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

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

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已非義當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

伯升之孫北海王與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

問孝當過曰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酒與灑通音所賈反孝既至不自

言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

曰尋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

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竝

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糲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

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已禮舉孝廉不應永

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

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

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

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已衛尉賜告歸

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

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

出遇赤眉將為所捕捕食之也音補胡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

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還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為飢寇



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曰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  
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  
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如食我  
長公義之相曉赦遣竝得俱免譚永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家令又齊國兒  
萌子明兒音五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竝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  
成叩頭乞呂身伐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蓋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  
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  
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  
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  
榮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  
不如法誨友用杖自箠曰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  
事是恭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

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石不應遂幽  
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  
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  
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見  
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  
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  
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季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竝  
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  
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願謹也  
款誠也賊已是不  
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  
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  
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比之猶寧貌也革巨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華嶠書曰臨滿今揚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稠人廣眾

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巨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

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巨為吏永平初舉孝廉

為郎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是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

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

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

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觀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

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

禮草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

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

諫議大夫江革前已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

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巨見穀千斛賜巨孝常巨八月

長吏存問致羊酒巨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巨中牟由是

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

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

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

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數月亦歿初紆襲王

封因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

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稱太夫人

迺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

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巨為身寄

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責若此數巨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卽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  
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享王祀使就國後呂國屬楚王  
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祭國  
杼音是與之友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  
薦言般東修至行爲諸侯師東修謂謹  
東修潔也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  
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  
侍祠侯永平元年呂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  
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  
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  
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爭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  
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呂  
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  
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  
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邊郡皆築倉以穀或時增  
其積而糴之以利農穀實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曰爲  
便般封戶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

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  
者不  
又呂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得商  
賈也耕肥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深各六寸間相  
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  
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  
畝秋收粟畝得五十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  
水沃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呂助口實且  
曰冬春開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已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呂爲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  
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  
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  
贈  
書曰每  
作說也肅宗卽位呂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贈  
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  
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曰當襲殷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

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

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曰禮讓為國於

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

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曰循常之

法原本也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

賢苑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鄧彪於弟盛

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鄆音育竝曰高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

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宜蒙矜宥全其先

功曰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

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

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曰為比迺徵愷拜為

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

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

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

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

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竝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

吏曰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曰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曰為制服之科者蓋

崇化厲俗曰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

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注云辯別也章明也尤

宜尊重典禮曰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

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

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曰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



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邵承望騭旨不復先請  
即獨解尚臧鋼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  
邵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  
焉加賜錢三十萬百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呂歲八月致羊酒時  
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  
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  
首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  
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足覆公隸  
烈風不迷遇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  
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  
僕少府荀彘臣父寵前奉司空俸遷竝為掾屬具知其能俛能說  
其經書而用心端決遷嚴效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

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

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謂為司

曰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

懷景慕以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

誠宜簡練卓異曰狀眾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

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鋼二世豐及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鋼是時居

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襄廷

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愷獨曰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

孫惡惡止其身所自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時也曷為不

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如令使臧吏禁

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



銅子孫呂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監則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禮王

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呂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

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

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

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

瑁太原太守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

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

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魯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為天

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

其謀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

然而歎韓詩曰汝墳離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事如斯則如嬖父母孔邇薛君章句烈也孔其也邇近也言魴魚鱗尾亦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

室政教如烈火猶觸冒而仕者以酒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韋帶故解之買

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麻什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頻重合屬勃海郡頻

山上書曰布衣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

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已有道特徵磐語

友人曰昔方回友父嗇神養和不日榮利滑其生術嗇愛惜也滑亂也列仙傳曰方回竟

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友伯

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

諸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

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之室又入其奧死之象也既而長歎負吾齒之盡乎若

命終之日桐棺足呂周身外椁足呂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

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冠道也濯衣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

洗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各一呂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已為知命



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已至季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侍婢所

老藤生繞之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

卒音千

母望順不還迺噉

其指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噉指曰

悟汝耳母年九十已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

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

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

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

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陳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作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

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竝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稀舉咨至孝有

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迺謝

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節中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

敦煌太守已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

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

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

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曰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曰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

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

太守時薦

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

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

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

視事三年已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肅

建等使薄斂素棺藉曰黃壤

棺中置土以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

孫改之迺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



自然之至數是呂通人達士鑿茲性命呂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

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

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始天地之初也既已

消什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

但呂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迺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

者衣呂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呂棺槨易擊辭棺槨之造自黃

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爰自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

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卑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槨以周棺槨音即七反周室因

之制兼二代復重呂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虛植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嬰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

柄長五尺葬時令人表呂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招復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

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

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注

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

君錦衾大夫編衾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

卑同十九稱大斂天子百稱上公九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單復具曰稱其

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呂

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積廢陵遲法度衰毀上下僭

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庭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秦伯殉葬左傳秦

平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

之奢宋司馬桓魋也白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

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肯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

伎巧費於窀穸窀穸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驪山役徒七十餘萬

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上自生民呂來厚終之救未有若此者雖有

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墨子勉呂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

止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須足以覆惡是呂

葬印之山滿坎無空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



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軍  
家竭財已相營赴廢事生而管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晉書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今則不然并棺合椁已為孝愷豐貴重隧已昭惻隱梁傳曰衣吾所  
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時乖則別謂葬於蒼梧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王孫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墨夷露  
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治喪以薄皆達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友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  
開通吳及卒葬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  
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敬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已乖吾志故遠采古  
聖近揆行事已悟爾心但欲制坎今容棺椁歸即葬歸到東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谷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  
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若所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  
殯祇建誓已顧命晉曉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已名居巢好讀遂承家  
祿伯豫遠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嗇神養福  
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  
福謂不應群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願不願得臣以壽為也去其曰道遠也

新自新受以文焚其絲與此數風道淵淵音轉養師

贊曰公千身平調家歸主郭千口制曰各各集我蕭承案

嚴所數誓曰誦命山外是奉百計濟谷也

下对中單衣式置土于謝肉只其中以謝其上千餘不忍父與與土花合煖更如

若苦費財休言矣米所蕭裝我與陸宋外之資難自買小素消與人相譚黃土

無敵心小却日養無姑莫心留墓則無味桂樹飲蠟小子其也之

聖設送行車曰吾爾心且必歸矣今容許許許調唱華謝佳東平此

異異惡爾善目淵也具耳蕭也蕭必必如如自非吾志姑對采古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為下卷

後漢書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

時為廣平太守 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

三輔大亂時隗鄗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鄗問彪曰往者周亡

戰國立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

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

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

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

於成帝假借外家 外家謂王鳳王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 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

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是已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

是危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

此段後百類編與七論同



中外播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蹠曰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蹠言又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呂感之而蹠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初武而不錄帝

事然多鄙俗不足曰踵繼其書好事者謂衛緒少孫揚雄劉歆陽城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

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

曰唐虞二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曰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龍滑曰我大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

曰楚之檇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曲於田賦乘馬之事檇杌者

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魯之類與於記惡之誠春秋以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檇杌之事

遂闡不行於時為闡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

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

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

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

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雁首



於此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  
年也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已絕其功也至於

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已多聞廣載  
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此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勢而少功此謂薄五經也

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道游俠則賤

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此其大敝傷道所已遇

極刑之咎也極刑謂遷被腐刑也遷與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

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

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

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已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

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

待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

有盈辭多不齊刊削也謂刊落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

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  
王況府王音時東宮初建諸王國竝開建武二十二年王況為司徒十九而官

上夏經齊類編太子篇

後漢書

疏之辭



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

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

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曰春秋愛子教曰義方不納於邪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左傳衛大夫石碏諫衛莊公之辭也詩云詒厥孫謀曰宴翼子言武

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也也言文王遺其孫

鼂錯導太子曰法術文帝時鼂錯為博士上言曰人主所以顯功揚名者以知術數也及至中宗

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曰文章儒學保訓東宮曰下中宗

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丁宮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

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

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曰為太子太傅東宮

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

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曰日請問而已明

不媿黷廣其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勅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且日請問明不媿黷所以廣敬也太

書奏帝納之後察司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

建武二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曰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

言不失止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曰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

容彼將曰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

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為耻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

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

寬和容眾不曰才能高人諸儒曰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



平初東平王蒼曰至威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

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將軍曰周召之德立乎

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

載未有三此者也唯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

在視聽之末私曰螻螳竊觀國政螻螳謂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

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千餘載也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

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左傳曰求善不厭採擇狂夫

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

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

舉之薦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

為國得人曰寧本朝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為皆闡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後

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也注曰顯光也言桓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為光輝也爾雅曰彥也美士為彥京兆祭酒

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

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

上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曰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已加

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曰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

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

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

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

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曰術藝下嚴下莊子也新序曰下莊子

政尚至善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



好勇善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sub>及</sub>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  
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sub>與</sub>與遂赴敵而鬪獲甲首而獻曰夫三  
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  
論語孔子曰下莊子之勇冉求之義文之以禮樂  
涼州<sub>一</sub>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

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後我宜及府開曰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sub>固集殷肅作殷</sub>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

蒙徵納曰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  
秋猶時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

卞和獻寶曰離斷趾<sub>離被也斷趾刑足也事見韓子</sub>靈均<sub>忠</sub>終於沈身<sub>屈原守靈均納忠於楚忠不見信自</sub>

沈於汨羅<sub>之水而死</sub>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

微之明信片日曷之聽<sub>信音申</sub>少屈威神咨嗟小問令塵埃之中永無

荆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曰彪所續前史未詳乃

潛研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固下獄收同繫京兆獄毒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

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請校書部

前書敘圖傳曰永平<sub>漢官儀曰蘭臺令史六</sub>除蘭臺令史<sub>人秋百石掌書劾奏</sub>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

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

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

終成前所著書固曰為漢紹堯運曰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sub>六代謂武帝史</sub>

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sub>史記起自黃帝</sub>

漢最居<sub>其末也</sub>太初曰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曰為漢書起元

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sub>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sub>

王莽合二<sub>百二十年</sub>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

篇<sub>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也</sub>固自水中始受詔潛

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

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已諷

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

制度之美曰折西賓淫佚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

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皇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十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

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

曰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博我曰皇道弘我曰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

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曰泰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嶠太華山

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

也右界褒斜隴山之險帶曰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

也華大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兵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之毛

謂草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

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破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于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是故橫

也之同曰龍興秦曰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也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

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

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建都也於是晞秦領職北阜挾鄠

霸據龍首晞望也音希職視也音職秦領在今藍田東北阜即今二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

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節曰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良曰金城千里杜



預注左傳云方丈為堵三堵為雉字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內則街門每門為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

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墜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傍流百屢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字林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

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姝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姜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

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維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賞名亞春陵連交合眾騁驚乎其中豪俊游俠謂朱家郭

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春申君黃歇信陵君無忌也並招致賓客名震天下也

冠蓋如雲七相五公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並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倉頡篇曰黻綬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秦右富貴吏二千石故多英俊冠蓋之人如雲言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南子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王吉並一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為大司馬馮異為平陵人也與平州郡之豪傑五

郡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曰疆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論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貴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以疆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見前書曰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不也選或為徙義亦通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連犂諸夏兼其所有前書曰秦地沃饒連犂猶超絕也連音卓犂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音呂角反諸夏謂中國也

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曰王出藍田商及上洛皆縣名隈山曲也濱猶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爾雅云麓山足也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土肥美有山林竹樹蔬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與巴蜀相類故曰近蜀

其陰則冠三九峻陪宮甘泉乃有靈宮起乎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

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陰謂北也九峻山尤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雲陽北秦始皇於上置林光宮漢又起甘泉宮蓋壽延壽館通天臺故云

下有鄭白之沃秦漢之所極觀王褒字子淵作甘泉頌揚子雲作甘泉賦故云淵雲頌歎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史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為渠傷北山

甬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榮東江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種中大



夫白公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曰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  
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車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  
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隄封百萬井音義曰隄謂積土為封限也音丁今反廣雅  
曰場界也音亦周禮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墜田畦也音編刻鑿謂文錯如鑿也爾雅曰  
高平曰原下濕曰隄言如龍鱗之五色也五穀黍稷菽麥  
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蔡茂盛也音苑  
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傷決也前書武帝  
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榮陽下引河東南為

淮泗會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數澤陂池連乎蜀漢繚曰周牆

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謂林苑也穀  
梁傳曰林屬於山

為麗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一十一宮  
平樂繚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詩曰王在靈沼其

中乃有九真之鱗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

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宣帝詔曰九真  
李廣利斬大宛  
土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  
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雞條枝與安息接武帝時安息  
國發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並見前書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

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泰紫之圓方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楊  
雄司空箴曰昔彼坤靈作天作合成象  
也六經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  
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新十二星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

芬檉曰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之曰闕門觀也前書  
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大也冠山  
半在山之上也神書

曰瑰瓊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

芬檉之棟檉椽也羅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

離玉璫曰居

橙裁金璧曰飾瑋發五色之渥采光燭朗曰景彰廣雅曰瑋磬也音田瑋  
與通橙柱也離玉以

碩以承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音章

昭注曰瑋椽頭也渥光潤也燭音燭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二階閨房周通門

闈洞開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闈臨峻路而

啓扉肇虞決疑要注曰城者為階級平者以文博相亞次也城亦作城音品  
反工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  
北面各二也疏

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闈虞以懸鍾也史記秦始早收天下兵器盡之咸陽銷以為金

人十二置宮中端闈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仍曰也也衡闈也闈門限

狗曰離殿別寢承曰崇臺閨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狗猶繞也崇高也  
開音開煥明也言

周回宮館明若列星之環

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靈  
增繁紫殿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增重也樂屬也樂  
賦高也樂音五



反峨音我美異也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蔚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掖庭二輔黃圖曰長樂宮

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哀已藻繡絡已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

金缸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

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哀纏也音於葉反綸糾青絲絞也綸或作編注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珠說文曰缸殿鐵

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缸其中銜璧納之於璧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書曰昭陽殿璧帶

往往為黃金缸兩藍田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雉書曰昭陽殿璧帶

羽可以飾幃帳韻集曰火齊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言懸黎垂棘之王並夜有光輝也

玉階彤庭碾碾采緻琳珉青焚珊瑚碧樹周阿而生前書曰昭陽殿中

漆絲音休漆黑故曰玄輝殿上地也又曰切皆銅雀黃金塗曰玉階音口而

者嘆音而亮辰賦首成綠綴其文理密也青焚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神堂植玉樹草珊

朝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

注云碧青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曲阿曲也紅羅颯纒綺組續紛精

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

乎斯列者蓋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凡十四等有

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下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字邴翁陰

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亾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

順易繼也統業也禮記曰係者慎其身以輔翼之愷樂也悌易也楊雄長楊賦曰今朝廷出愷悌

之若君臣俱欲無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冠故令斯人

揚蘇樂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膏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

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

承明殿前之廡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

文書也孝經命

周曰鉤陳之位衛已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

邵之康孝

禮官奉常也周環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

下第是也言百郡舉全

虎賁贅衣闈尹闈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

數前書又曰與康舉孝

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鏡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闈尹闈寺並宦官周禮

綺錯

盧謂宿衛之廡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

飛閣

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占字通用

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栝棧而棲金雀

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燈陛級也音丁鄧反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壁門之屬說文曰栝棧殿

凍濯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已開闔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

內則別風之嚆

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

爾乃正殿崔魏層構

厥高臨乎未

央經駘盪而出駁安洞枌

詣與天梁上反宇已蓋戴激日景而納

光

正殿即前殿也層車也臨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駘安枌詣殿天梁亦

神明鬱其特起

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

回帶於芬楣雖輕信與僂狡猶愕眙而不敢階

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

井幹而未半日昫轉而意迷

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况

况已失度巡回涂而下低

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

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法

外已彷徨步甬道已縈紆又杳窳而不

見陽

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窳窳深也杳與窳通

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

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

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將將濫瀛洲與

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

有蓬萊

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壽大



後漢四十年  
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濫泛也子日海中有神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

山一日岱輿二日員嶠三日方壺四日瀛洲五日蓬萊  
巖峻崔嵬金石崢嶸靈草神木謂不死藥也史記曰海中神山仙人不死藥在焉抗

儻掌已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武帝時

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儻

之攸館匪吾人之所寧成將軍言於上曰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

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膠東人樂大多方略而敢為

時兩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

周靈王太子晉道士浮丘公接以上登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

囿因茲已威戎夸狄耀威而講事大武謂大陳武事也月令孟冬之命荆

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闕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

而屯聚荆州江湘之地其俗習以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水衡虞人理其

營業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

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羅網於是乘鑿與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

駭殫震震燭燭雷奔電激艸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

拘怒而少息鄧文王所都在鄆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三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

飲飛剗刃鑽鑿要跣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

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馳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原赤勇士厲狻狷失木豺狼懾竄鄧璞注山海經曰狻狷似狸而大臂長便捷色黑

武帝改為伏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中紡織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音居綺反踴騰紛紛衆多也說文曰踴古踴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增增高也



透而失木枝攝懼也音之葉  
反頁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爾乃移師趨險竝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

歷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慶跳也音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

標狡扼猛噬腕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竝未詳標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搯捉也音尼搯與扼通噬嚙挫折也脰頸也徒空

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豪羆超迴壑越峻

崖巖巖巖鉅石隕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

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羣牛黑色出西南徼外羣音力之反爾雅曰熊似熊而黃巖巖山石高峻之貌也

殄盡也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執觀

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厭獸相枕藉前書宣帝幸首陽宮屬王觀音

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已行包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

爵昨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毛萇注曰以毛曰饗賜畢勞逸齊

大駱鳴鑾與裴回集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大駱王駱也周禮曰凡駟駘儀以鑾

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茂樹

蔭蔚芳艸被堤蘭苾發色擘擘猗猗若摘錦布繡燭耀乎其陂

鶴鳴鳴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於是後宮乘輦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

澹淡浮塊蒼曰戰臥車也音仕板反淮南子曰龍舟鷁首舟次以虞柯譚新論曰乘車玉瓜

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鬪淵權梅也謳

招白閒下雙鵠榆文竿出比目招猶舉也齊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

鴻憶御增繳方舟竝鷺俛仰極樂廣雅曰憶謂之憶憶音直江反即舟中之憶蓋

也音火云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也音徒敢反



音九用反也供協韻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

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東溥河

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

也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嘉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人工若臣

者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

也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西川毛鳳堂氏書

後漢書四十一上

班固列傳第三十下

後漢書四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係界

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為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布衣曰登皇極繇數替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

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曰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

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

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

願耀後嗣之未造不亦闕乎顧反也耀炫耀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

炫耀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



昭陽之  
事也  
今將語子曰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呂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實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為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

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

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

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

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

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

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書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

王邑憑盛也言盛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真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河據北嶽遂即位

于鄙而改節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紹白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屯難也

為高邑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滌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系唐統接漢緒茂

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言光武能

繼唐克之統業也快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

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蹂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

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

處義氏之所曰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

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羲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羲時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

斯軒轅氏之所曰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

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

湯武之所曰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

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般史記曰帝

陽甲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自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

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

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已復禮曰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克己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



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猶法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美也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鴻藻信

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

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

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

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予樂謂依議文改

大樂為大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

所被散皇明巨燭幽大路王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

之極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盛之貌是巨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外則因

原野巨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已潛魚豐圃草巨毓獸制同

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蘋藻並水艸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艸駕言行狩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

車徒巨講武則必臨之巨王制考之巨風雅左傳臧信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注云各隨時之開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歷騶虞覽駟賦嘉車攻采吉日禮官

正儀乘輿乃出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曰虎黑又不

也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益颯麗和鸞玲瓏天官

景從禮威盛容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

牢請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大鳴呼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鐘者名

為鯨魚鐘有象刻之文故曰華兩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

時也玲瓏聲也蔡邕獨斷曰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

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雲羽旄電旌旗拂天山靈山神也屬



連也音燭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大山風伯  
進帝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毛長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鉤小子也音市延反音掃也音似鏡反

爛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揚光飛文吐

也音以嗜反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

也音以嗜反 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鸞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

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

馬跪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於

於

於

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

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日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源東澹海濬北動幽崖南耀朱垠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濬水涯音屑郭璞

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誓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謹懼

卒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

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白蠻春王猶

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其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鐘器也孔

衰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

爾乃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

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擘煜

食舉謂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天子樂郊麗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詩以

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

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侏侏

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

兜離罔不具集

東方曰隸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侖音渠禁反抹音

萬樂備百禮暨皇歡

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

撞鐘告罷百僚遂退

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

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

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萌而怠於東作也

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憲度昭節儉示大素

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

去後

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

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前書文帝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偽去彫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注

左傳曰織紉織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

身故舜棄黃金於嶺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

最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

真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

前書平帝立樂學校鄉曰庠聚曰序

宮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

序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

所中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

登降飫宴之禮既

學因相與嗟歎玄德

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

禮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周之詩講義文之易

玄德升開字林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



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義書八卦文王

秋清濁猶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

者鮮矣未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且夫辟界西戎

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於未流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

九變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

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建章甘泉館御

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天子靈臺以考觀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小知京洛之有制也識

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寶嬰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始皇作阿房宮造

復位今將喻子五篇之詩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音徒頰反喻告也相如非唯主人之好

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小子

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如作子虛上林賦並

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

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居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緝熙允懷多福

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普天率土各已其職猗與

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舟為梁湯湯水流貌也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

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韋

辟雍詩 迺流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

也詩小雅曰方叔

也詩小雅曰方叔

也詩小雅曰方叔

也詩小雅曰方叔

也詩小雅曰方叔

也詩小雅曰方叔



在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云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潘潘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

明 說文曰潘潘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

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

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潘潘曰觀小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詩大雅曰經始靈

也徵驗也 二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三光日月星也五行

也 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

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與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英威順行甘雨時

也 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育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

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 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艸蕃

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 嶽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煥其炳兮被龍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登祖

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時明帝詔以其以約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

兼言效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紫烏 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

素鳥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 章皇德

今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 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 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己

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 彪及固 感東方朔揚雄自論已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作賓戲已自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

也 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 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狂矣固所作實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 天子

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 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

經同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言為匈奴 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已畏漢威靈逼憚南虜 南匈奴也故希望報

命已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



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

奴緩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呂和之或用武呂征之或卑下呂

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贈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所

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

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

其末始乃誓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

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

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報使北匈奴呂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

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

不呂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呂為宜依故事

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

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

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不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疆能為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作典引

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呂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

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焜焜有沈而與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蔡邕曰網緼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與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

有物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

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五行相生周而踰繩越契

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號

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莫乎其書猶可



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犧氏 亞斯之

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曰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也論語孔

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元首吉鄭玄注

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皋陶謨也為道

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

越成湯武舍胤謂堯舍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

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

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為天子元首堯也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亢龍有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子也春秋演孔圖曰

日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

也雖前聖臯夔衡曰密勿之輔比茲福矣臯臯陶也夔舜之與樂者衡謂阿

是曰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衡即伊尹也曰周公也密勿猶龜

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不蒞其誅拊翼以雞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干德不台淵穆為喻言知

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

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

居尊之時並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先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於牧

野又曰敦敦准濟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敦迫奮武撫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

益曰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天人所推不尚威力也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

讓之後歸運為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

洋洋乎若德帝意也孔佐謂孔子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

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荆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

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詰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蹟可探也鋪編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

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編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

民曰伯方統牧論語雖覆一匱注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又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

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州牧之不俗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

書曰西伯既戰黎格來也至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

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龍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曰離

與情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懃德不其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所都也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然猶於穆猗那

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翁純儼釋曰崇嚴祖考成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

奕乎于載豈不克自神明哉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穆清廟猗亦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

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翁盛也純和諧也噉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釋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於穆猗那之

頌播之於翁純儼釋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誕略

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秉文之德對越在天烏奕者猶蟬聯不絕也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

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

育夏甄殷陶周矧况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臣然

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

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

重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胡者何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

訓匪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

也言堯與為子孫之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天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蒙芒繼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艸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舍生盛哉皇家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

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案行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

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因為勞謙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

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理官儒林屯朋作樂之事言

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蕙歟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股周二王之後為漢之實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衆也朋羣也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三事三公也僉皆也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

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時時給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

賜人爵鰥寡孤獨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壘不能自存者粟

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燔也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中和

是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皮音居毀反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

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麋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今注曰元和三年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瑞者朝夕刈牧日月邦畿卓犖平方州

美滿乎要荒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

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益用昭明寅畏承華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謂赤鳥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鳥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



昆履曰懿錄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靈恭

亦勤恁旅力已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之祕寶已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其反旅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滕以金

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下辰景命也

字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躬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

順命已創制定性已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

命謂符瑞也答對也三靈天地

矣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

台而獨闕也

伊維也遠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遠古之初辰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

若伊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

是時聖上固已垂精

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有

爰仁義之林藪已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論生吞漢也道德仁義人所當

萬嗣場洪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不天之天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左傳曰先王十征五年

征匈奴已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

欲偷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

固於河雲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

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

賓客皆選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曰譴責兢

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竇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

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

咸謂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

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抑退也抗進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豐豐

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論雅曰豐實猶勉也彪因譏遷曰為是非頗謬於聖

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忠黃老而持五經經仁義而廢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

殺身成仁之為美

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騁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仁之舉人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況於郭解之倫

博物洽聞不能巨智免極刑

謂二子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智及之

而不能守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之所巨致論於目睫也史記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為帝墳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五不遺其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

兼麗卿雲

司馬長卿楊子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謂司馬遷董狐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古之夏史也 兼獸鳴雲 漢高祖皇帝命固表世德

贊曰二班對文 齊武帝 以其器童

而不道守之 齊武帝 齊武帝

而合問不道 齊武帝 齊武帝

以四夫之勝 齊武帝 齊武帝

遂良太子之為美 齊武帝 齊武帝

第五離鍾宋寒列傳第三十一 後漢書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

賊起宗族間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

引彊持滿巨拒之 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 倫始巨營長詣郡尹

鮮于裒 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裒坐事左轉

高唐令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

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

子由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為鄉裔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目為



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與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

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

與倫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倫曰未遇知已

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曰

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為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眾人以臣愚故故為生是語也帝大笑倫出有詔曰為扶夷長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

東光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

風俗通義性神篇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十

慈民常曰牛祭神百姓財產日之困置其自食牛肉而不曰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曰安

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舩去眾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

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曰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至于萬皆鮮車怒馬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

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財相貨曰賄音其又反又音求呂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

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呂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

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呂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

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呂后族過

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

狷昧死自表狷任狷也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

洪範之言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近代光烈

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

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威書記請託

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

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夫帶垂之

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曰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呂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呂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呂為不應經義惺恐不敢呂不聞陛下

情欲厚之亦宜所呂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

蒙省察裁與纒同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

呂為貴戚可封侯呂富之不當職事呂任之何者繩呂法則傷恩

私呂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呂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

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

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

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呂為從事

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呂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直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呂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呂寬弘臨下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破死罪二人凡六人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觀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皆在俗做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巨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巨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竝巨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巨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譴責也務進仁賢巨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巨酷急亡國又目見王

莽亦巨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論制京師尚然何巨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巨身教者從巨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巨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巨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巨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巨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篤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親后妃以椒塗墜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界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身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蓋驕佚所

從生也三朝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解

正當呂酒也病酒日謹諛諛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臣愚願陛

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

公益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

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

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者聞然少蘊藉不修威儀蘊藉猶亦呂

此見其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

愛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

十往視而安發君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

無私乎建昌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居二千石奉終其

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

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

子廢也樊豐等潛之廢為濟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

卽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

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峭嚴謂其性峻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

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曰弦韋為佩

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

曰管仲妻貧而朱絃旅樹而反玷山節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豈尊臨千里

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曰中和言也

而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呂司徒掾清詔使冀

州廉察灾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舉奏刺史二



千石呂下所刑免甚衆奔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呂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擊務勸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擊呂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臣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以鈐刀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臣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賊五六萬種即奏臣并呂劾超臣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臣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千餘人

降單超積懷忿恨遂呂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稽怒臣待之初種為衛相臣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益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臣還將臣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一臣臣可死而



不死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  
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  
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動效傳於百世君臣  
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繼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  
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  
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  
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呂種為上序直士  
呂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  
所坐呂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大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旱至徵徙非  
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  
有朱家之路呂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  
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

酒記文符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

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呂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

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

守甚賢之遂任呂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

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營濟給之所步多蒙全濟舉孝廉再

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

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

呂聞光武得奏呂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

遂於道解徒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呂

病免後除瑕丘令瑕丘今本州縣也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

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



道之君呂刃殘人有道之君呂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

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堂邑故城在今博州堂邑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

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

意密呂狀聞廣竟得呂減死論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

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呂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記也詔班賜羣臣

意得珠璣悉呂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

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飲隴其名也尸不人水名盜泉仲尼不

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

呂庫錢二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呂為從

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

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呂天特小旱憂念

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山雲不雨自西郊豈政

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呂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

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

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

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呂應天心臣意呂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

營學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

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咸省不急庶消災說文云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雨所以

謂上高物故時詔賜降胡子繅尚書案事誤呂十為百帝見司農上

日音注帝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呂解



優為愆則臣位大臯重郎位小臯輕答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  
沈格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賞郎帝性褊察好已耳目隱發為明  
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已下至見提拽常已事怒  
 郎乘崧已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  
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又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  
 莫不悚慄爭為嚴切已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  
 過失誠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  
 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  
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  
 理職而臣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  
 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已致天  
 災百姓可已德勝難已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巨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

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已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

知其至誠亦已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錄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詵修夫子車

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上璧七枚伯懷其六以一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詵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重仲舒護吾車杖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疑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

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

殿不立意視事五年已愛利為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

屋人齋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人多殷富已久病卒

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已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

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

上無被枕杙杙音思廣反謂粗几也食指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

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何嫌曰後被武錦被蓋夜更宿帷帳書通中枕

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被服執香爐燒煙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將均伯父

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

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

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伯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

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

之前書音義曰羅漢情勇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

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

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呂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曰夫忠臣出有

可呂安國家重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乃矯制調伏

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居呂恩信因勒兵隨

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

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呂

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

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不得奢後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

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檻為鐵

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

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去檻穿除削課制其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凡俗通義其矣第其

國史補漢曰漢官儀尚書郎



後漢書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盧江郡故城在今廣州慎縣南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一巨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

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

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曰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

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曰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

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曰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賞郎遷

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

為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巨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

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馬者亦曰騶騎均拜謝曰

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惟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

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巨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

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巨時方嚴切

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巨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

業顯宗時舉孝廉巨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建

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

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巨為人

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巨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



年朝見久留京師崇曰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  
後王曰叔父加曰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

焉幸曰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行男女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

昆弟無所不臣所曰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

為萬世典法不宜曰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

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蚤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

相望久磐京邑磐謂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眾充塞城郭驕

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

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忿曰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

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曰取便曰塞眾望帝納之章

疏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

庭時賢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

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赤國南至於濮鈿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曰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

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曰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

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

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曰然者

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

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曰為外扞巍巍之業無曰過此

若引兵費賦曰順南虜則坐失土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軍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故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

帝時為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已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已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已情怨者朗心傷其寃試已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音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器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已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已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已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臯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寤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



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曰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

歲餘遷

濟陽令呂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

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

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

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公察於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若鍾離意之

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

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言而曰信諫而必從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呵知急去苛臨官曰黎匡帝曰奢宋均達政禁此妖

禁祭也禽于命反蟲謂人為之畏德謂人為之子民請謂人為之去謂人為之意明尊尊割恩藩屏穀梁傳曰為尊

者諱敵為親者諱取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慄慄楚黎寒君為命慄慄懼也黎眾也

及古訓



疆困

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善惡徵從

唐章懷太子賢注

節護喪事

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疆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鸞輅龍旂

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公主比陽

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也之母帝追

疆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疆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杜岑及東

感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衣足斂形

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矣近之將作

不日過去就有禮故優巨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淫欲薄行

頭宮殿設鐘簾之縣擬於乘輿虎首旄頭鐘簾解疆臨之區

迎版庭出

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巨疆章宣

第子頃王

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



儉節恭下燕東西二十高丈餘也故詔疆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  
 萬匹巨助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疆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  
 永建二年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魯及薨臨命上  
 卒皆吐血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  
 因復重行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  
 常分租秩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  
 將軍三公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  
 未知艱難奉承幃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  
 士寢苦三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  
 和睦兄弟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臣無男之故男無  
 為國所先三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柳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  
 云來世克天下新罹大憂光武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

光武十王

不能盡意願竝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津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

光武皇帝

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喪事贈呂殊禮升龍旄頭

阜陵賢王

賁百人解竝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平憲王蒼

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蒼小侯

東海恭王

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呂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

后廢疆常

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呂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

武不忍遲

茅車瓦器物減於制呂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河間獻王

帝呂疆廢

大匠留起陵廟疆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

賜虎賁旌

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

數上書讓

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

示公卿初

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



州曲阜城中故丈南北十二丈

法度永初中呂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

師明年春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

太醫乘驛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

疏謝曰臣毀背背或為瘡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

量訖無報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縗緣縗即紅也縗音七緝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

憐臣彊感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呂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

惟厚恩不望見闕庭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

孤弱復為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與羸衰斬首經帶杖菅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

必非所已恤養孤弱至孝純備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

無多處臣男也孝王敞詩周頌以母加禮有增戶之封詩

私計天恩不敬忘也今孝念茲皇祖文克能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

土宇呂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

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

嗣二十年魏受禪呂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中山太后

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

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

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

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

為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宿預縣西南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

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蓋音信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六十六年薨子節王正

下皆同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

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

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曰仁使光祿大夫贈

曰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

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曰為宗德侯

楚王英曰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

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曰歸淮之取慮須昌二縣

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闕皇

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

子許昌為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

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袁宏漢記浮屠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

王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不滅而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鍊精

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口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紵三十

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曰贖愆辜

國相曰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曰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因曰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

作金龜玉鶴刻文字曰為符瑞十三年甲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

平顯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

曰誠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曰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溼縣今宜州縣也賜沮洳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

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駟駟猶屏也自隱



蔽之車蒼頡  
篇曰衣車也

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  
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  
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賻如法加賜列侯印綬曰諸侯禮  
葬於涇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占護猶  
守護也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  
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  
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  
奈何太后其係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  
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  
死徙者百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  
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  
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

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續漢輿記  
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  
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 追爵諡曰

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

封六侯六縣名屬  
廬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曰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

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東武城屬清河郡  
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

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

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

曰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祀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

縣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  
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

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廢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曰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卿臣大夫士士士臣卑卑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而令奴婢廢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曰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呂嬃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巨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木增構則人殫其力皆非所曰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曰凶左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吳興姑蘇而滅姑蘇臺一名姑胥臺絕書曰胥門外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之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曰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曰禮起居則

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錯七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曰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香立二十年薨子國絕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顙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已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  
 平陽豪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豪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  
 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曰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  
 禮樂與服志其志今亡帝母巡狩蒼嘗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  
 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宮漆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  
 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之月無作大事以防農事也傳曰  
 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預成日也臣  
 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誦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巨禮  
 非所巨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仍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  
 旋前書音義曰弭節猶弭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

至帝優詔不聽遂相希冀臣良

備周衛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直則外有廉隅臣愚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請行在所極陳  
 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巨至親輔政聲  
 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  
 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  
 才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  
 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輒為公介士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  
 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巨固病誠羞負乘  
 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  
 多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  
 也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曰緩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儼備也音警  
 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



不任呂政

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

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

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呂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

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

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

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呂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

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員令史四十一人也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

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

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

勞我心誦及采菽已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芣芣之君于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芻太牢而待君

也子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

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呂所

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呂其文典

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

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

留禁中也

帝報書曰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

韋昭注國語曰有矇矇子而無見曰矇

間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

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

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

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

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呂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

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

古霸問涅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夏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實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

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已葬制

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

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已園邑之興始自彊秦

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

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也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

百姓非所已致和氣祈豐年也又已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

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

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禩之深思然懼左右過

議已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詢問蒼悉心已對皆見納

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

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

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

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因閱

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

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

及衣一篋可時奉瞻已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凱風

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

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

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紉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顯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髀上小

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藉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音開願王寶精神加

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曰蒼冒涉寒露遣謁者

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了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

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

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侯氏禱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孤鞞乃朝以瑞玉有纁天子負斧戾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

本末信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

而伯父云叔父建爾元子詩管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昔蕭相國

加已不名優忠賢也見王莽傳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

王諸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

入宮輒已輦迎至省閣乃下蒼已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

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辭也卑高列序上下已理陛

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

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

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踧踖謙讓貌此非所已章示羣下安臣子

也帝省奏歎息愈衰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

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已祕書列仙

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

蒼曰骨肉天性誠不己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

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

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

御珍寶輿馬錢布已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  
 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  
 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  
 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  
 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  
 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率循也傳越違也  
 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  
 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兢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  
 旌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魂誰更被蒙此恩也  
 而自靈休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  
 分西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  
 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

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

賁鸞輅旂曰章顯之祠曰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

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曰蒼敬賢下士

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

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

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

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

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

四十一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

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

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為歎息嗚呼遠際已全忠釋累已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

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為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

歷因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

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

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

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

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已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

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

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

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

城王已奉其祀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

禮增封二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

貞王遜子新昌侯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已

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

就國三十年已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桑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

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澗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桑故城在今陳州泰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

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弁及姊館陶王壻駙馬都尉韓光招

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弁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已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為阜陵

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造逆

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

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悖

心不移逆謀內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

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

誠哉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

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

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曰楨幹王室

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

瞻省懷感曰喜曰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曰

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

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

盡削除前班下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是為頃

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淮

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

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道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

和元年桓帝立勃道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

隱害

隱害謂陰害於人也

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

作飛書封巨方底

方底案所以盛善也前書曰綠綈方底

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

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

太后失職別守北宮

太后郭后也職常也失其常位也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曰次捕斬賓客至有一

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



賁史曰吏呂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

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累息累息猶憂意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呂求功

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王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

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病赤為兵王努

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

上呂求天下事必舉下呂雪除沈沒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

金石為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王一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而沈人乎

當為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肅殺之物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

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

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蘇

秦始皇之太子將闔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闔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闔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闔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二曰天平呂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呂荆

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

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王遣之

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

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

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

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

死帝憐傷之賜諡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

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呂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  
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封焉為王焉呂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呂虎賁官騎漢官儀騎騎王家名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呂從

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賴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賴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媿前

行齊聲也行音胡胡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背司馬相如于虛

之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呂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呂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呂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

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呂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呂泰山



之益南武陽華

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

東萊之昌陽盧

鄉東牟六縣益琅邪

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今開登縣西北也

五年乃就

國光烈皇后崩帝悉召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

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數上詩賦頌德帝

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中

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曰華蓋南武陽厚丘蓋縣南武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濱榆屬琅邪郡立三十一

年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子夷王

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

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

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

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醇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

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侯據立

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曰邈

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

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曰此德於邈建安十

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首祖本反禮記曰恭敬

延既怨詛荆亦缺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

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





